



张金剛

想家,似乎只是小孩子的心事。可每至要过年,我的老家便随着腊月的日近,融入了我这个中年游子的心跳,且愈跳愈烈,催动着回家的脚步。一时,我就像个孩子。

还未启程,母亲的电话就来了:“天冷,记得多穿点儿,别看样儿;骑车慢点儿,别急。”与嘱咐当年赶着上学的那个楞头小子一样。远远望见等在院口的父母,第一句话就是:“咋又瘦了?”其实,我长了不少肉呢,可在他们眼里总是瘦。

瘦,就多吃。在父母眼前,我永远都是要长肉长个儿的半大小子,头等要事就是“吃”。于是,摆了一炕的零食等我解馋。大枣、核桃、炒花生、柿子饼、烤红薯、炒南瓜子,都是心

念念的儿时味道。我吃着,母亲忙活着,都没个消停。最可心的,便是母亲不时的那一句:“来,先尝尝!”

尝尝母亲做的豆汁、豆腐。土生土长的黄豆经老石磨碾磨成糊,在大铁锅里被柴火煮得乳白滚烫,舀一碗加糖喝下去,烫到了胃,甜到了心;卤水豆腐压好,母亲切一块儿,拌了葱花、酱油递给我,只一口,便醉在了原汁原味的豆香里。尝尝母亲蒸的大馒头,揭开锅,掰开一个,真喧真白。这最养人的主食,在年节点上红点儿,赋予了太多的仪式感和祈愿,故而分外喷香。卤一锅凉肉,蒸一屉枣糕,熬一顿杂粮粥,都要让我尝尝鲜儿。就连拌了饺子馅儿,也要用铜勺在炉火上炒了让我尝尝咸淡。恍惚间,我又成了

那个趴在锅沿沿着口水的“馋嘴猴儿”,“啊——”,张开嘴,等母亲来喂。

家务活儿根本插不进去手,我被一句“用不着你,快歇着吧”支到一边。枕着双手躺在炕上,依稀又看到了那个年轻高挑、勤快能干的母亲,一刻不闲地打理着过年的吃食;而我,就像个“懒猫儿”,在炕上数钢蹦儿、磕瓜子、看电视、想心事,或与哥哥扭打成一团。只是现在,手机成了唯一的消遣。

待得憋闷了,就向母亲请假“出去玩一会儿”,跟出门的还是那句:“早点回来吃饭!”

玩儿够了,就随便推门串个门儿、拜个年。乡里乡亲的,到谁家都会像待孩子一般,拿出瓜子、糖块、水果来款待。不管我在外是



凌寒独自开

李曼大摄

花期

章铜胜

元旦前夕,阳台上的蜡梅开花了,我们将它搬了进来,放在阁楼的走廊里。同样放在走廊里的,还有一棵木兰、十几盆兰花、一棵瑞香和几种多肉植物,平时空空的走廊,这时候就显得拥挤而又热闹了。下午回来,刚走上楼,便闻到浓浓的蜡梅花香,和走廊连通的书房里,温暖的蜡梅花香也是一样的浓郁。蜡梅开花了,也就快到腊月了,蜡梅的花期总是很准时。

瑞香花不大好养,这一盆小瑞香,是去年夏天时才买回来的,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,每根细枝的枝顶,已经有一簇紫红的花苞了。每一簇都有十几、二十个小如紫米的花苞。瑞香的香气很浓,会在春节前后开花,粉紫的小花和浓浓的花香,与春节时的氛围很相宜。这盆瑞香,是我家养的第四盆了,希望它在春节时开出一份节日的喜庆来。

腊月的味道

冬至过后,天气寒冷干燥,小城几乎家家户户的屋檐下,都挂起了香肠、腊肉。一串串红润油亮的香肠、好似一串串细长细长的红灯笼一般,给这寒冷萧瑟的冬日平添了几分热闹和喜庆。

“我们要去灌香肠,你们去不?”年关将近,大家总是三五成群,邀约着一同去菜市场上灌香肠,“这两天灌好了,晾起来,等到过年的时候吃正好。”

母亲也打了电话来,说今年灌的香肠比去年要多一些,过两天就给我们带上来尝一尝。挂了电话,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家中阳台上挂满香肠、腊肉的情形了,而鼻尖也飘来了阵阵腊味。

早些年,还不时兴到街上灌香肠,母亲就会自己在家灌香肠。那时候,农村家家户户都是要养猪的,杀年猪成了村子里最热闹的日子。杀完年猪后,父亲便将所有的肉都摊在门似的案板上。母亲知道我不爱吃肥肉,就专挑些瘦的放在一边,但也不能全瘦。用父亲的话说,香肠里面没有肥肉的话,就没了香肠的味儿,还是要七分瘦三分肥,一放进嘴里,既有瘦的嚼劲,也有肥的汤汁。

母亲把挑好的肉放在大盆里,然后就开始剁肉了。麻和辣是川味香肠的灵魂,所以母亲会在剁好的肉粒里,依次放入辣椒、花椒、豆瓣、姜末和蒜粒等调料,再反复拌匀。

至于清洗肠衣,那是父亲的事。老家一到冬天,气温骤降,父亲端着一个大铁盆就到门前的水塘边开始清洗肠衣。水塘边有一口井,

去年正月初一,阳光很好,早上我推开阳台上的门,感觉眼前红彤彤的,仔细一看,盆中的那棵山茶树上开满了红色的花,映得整个阳台喜气洋洋的。现在,那盆山茶花又长大了不少,枝上的花苞比去年的也要多得多。春节时,山茶花开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呢?

家中的十几盆兰花,有六七个品种,以建兰为多。前年,我将生长茂盛的建兰分了盆,分好盆后,用多的建兰在网上和人交换了几种春兰。

收到春兰的时候,我有点忐忑,那么小的几根兰草,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养活它们。也没有别的办法了,先栽在盆里吧。两年过去了,那几盆春兰长得还算好,分蘖出了好多芽,叶子比来时要壮实多了。

今天上午,读书累了,就过来看看那些放

那是父亲自己挖的,我们家吃水淘菜全是靠这口井。

井水深寒,我的手一碰到那水就被冻得缩了回来,仿佛被小刀子割了般。父亲却一点儿也不怕冷似的,他先是用瓢在井里舀了大半盆的水,然后双手直接捞起里面的肠衣开始清洗。他用手小心翼翼地 will 肠衣一小段一小段地翻过来,父亲就将盐均匀地涂在猪肉上。等母亲的调料准备好后,他又将猪肉放入盆里,左右滚动,让猪肉裹满腌料。

等这些事做完后,父亲就将腌好的肉整整齐齐地码入厨房里的一个大缸里,密封起来。

在我的印象里,杀完年猪的那段日子,感觉父母就没有清闲过。杀完年猪的当天晚上,母亲和父亲总是要忙活到很晚。光是准备腌制腊肉的调料就有很多种。母亲准备调料的时候,父亲就将盐均匀地涂在猪肉上。等母亲的调料准备好后,他又将猪肉放入盆里,左右滚动,让猪肉裹满腌料。

等这些事做完后,父亲就将腌好的肉整整齐齐地码入厨房里的一个大缸里,密封起来。

什么人物、什么身份,哪怕冷得里三层外三层裹成了面包,在他们面前,几段儿时的故事便把我抓得精光。

二爷尽揭短儿:“你打小最听话,就是胆儿小,不敢下水游泳,不敢走夜路,不敢上树,不敢和女孩儿说话。”我脸红了:“胆儿小也好,也好。”大奶奶略带伤感地说:“当年穷,你又要强,大年初一就把自己反锁在小屋里不出门,不见人,因为没有新衣裳。”我强作笑颜:“现在好了,现在好了。”

乡亲们看着我长大,在他们那里收容着我无数知道的不知道的往事。过年闲暇,打捞起来,让记忆更充盈,初心更坚定,更懂得了自己从哪里来,应该到哪里去。

年是一道时光隧道,倏地把我们变回小时候,回到生命的起点。但这只是虚幻,有父母、有乡亲、有故乡,我才能年年幸福快乐地完成穿越。若这些没了,我便真的长大变老了。

年终究还是一头猛兽,牢牢把守旧年的门,将我们无情推向新岁,永远无法回头。而我,宁愿让自己活得像个孩子,把简单的快乐延续每一年的每一天,直至真的老成了一个孩子。

在阁楼走廊和外面阳台上的花草。我蹲在那些兰花的旁边,看了好一会儿。不经意间,我发现一盆春兰的根部抽出了一根花葶,起初还不太相信,又认真看了一下,确是一根花葶,已经抽出一寸多了。那根花葶直挺,花蕾饱满,不久之后,应该就会开花了。等待春兰花开的欣喜,在心中弥漫开来。

阳台上,牡丹的芽正日渐饱满,紫红、深红、绯红、绿色的芽,从牡丹落叶时就能见到了,这段时间好像又长大了一些。立春还没有到,它们长得还很慢,像是在积蓄能量一般。待到立春过了,到了雨水,牡丹的芽便一天一个样子了。听过武则天 and 牡丹的故事,就一直相信牡丹的花期,在春天是准时的。

木兰有紫色和白色两种,我比较喜欢白色的木兰。总是在早春,总是在一场冷冷的雨后,忽然就发现树上木兰开花了,一树洁白的花朵如春天的信使般,立于枝头,翩翩起舞。

此时我相信,不论世事如何难料,花期总会如期。

过些日子,觉得差不多了,就把腌好的肉从缸里取出来,然后挂在火堆上面。父亲把腊肉一条一条地挂上面,人坐在下面烤火,满屋子弥漫的全是腊肉的香味儿。

映着火光,每一条肉都显得油光锃亮的,我们一家人围在火堆边烤火,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了。

母亲喜欢将腊肉和香肠一起放在锅里煮,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种淡淡的熟悉的腊香。等到煮熟了,从热腾腾的锅里夹起一块红润鲜嫩的腊肉,母亲看到我馋巴巴的样子,直接用手撕下一块瘦肉递给我,而我也顾不上烫嘴,一股脑儿地扔进嘴里,顿时一股烟熏的醇香充斥着整个口腔。而香肠,母亲会等它稍稍晾凉才切片,一片片香肠色泽鲜艳,红里透亮,我总是忍不住拈起好几片就塞进嘴里。那幸福,真是用语言难以形容!

后来,随着年岁渐增,我们搬进了城里。但母亲每年冬天总是要回老家去熏肉、灌香肠,虽然现在有现成灌香肠的,但她总觉得从老市场上灌的香肠就是比城里灌的香肠要香一些,而腊肉,也要经过她捡拾的柴火熏过的才更香些。

每到这寒冬腊月,即便是生活在城里的人们,家家户户窗前也必是挂满了腊肉、香肠,空气中更是弥漫着阵阵腊味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是这样描写腊味的,“这是盐的味道、山的味道、风的味道、阳光的味道,也是时间的味道、人情的味道。这些味道,才下舌尖,又上心间,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

是滋味,哪一种是情怀。”是呀,我们贪念的哪是这一口腊味呢?我们贪念的不过是故乡那袅袅升起的炊烟,那一张张淳朴的笑脸,以及那种天长地久的氛围。



米丽宏

来日急急来,去日滔滔去。时间,像一片巨大的透明流体,我们栖居其中,又被它裹挟向前,不能停也停不下来。

今天过去,就变成了昨天;明天到来,就变成了现在。今天,昨天,明天;现在,过去,未来。这是时间给每个人的三个成长坐标。

盛年不再来,一日难再晨。记得少年骑木马,转眼已是白头人。曾经,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席勒在研读孔子的《论语》后,写下两首诗,借孔子之意抒写时间的三种状态。诗说,时间的步伐有三种:未来姗姗而来迟,现在像箭一般飞逝,过去永远静立不动。

然而,时间在物理学家看来,就是一柄单向箭头,呼啸着射向未来,有去无回,无法调头。因此,英国诗人乔叟说:“丢失的牛羊可以找回,但失去的时间却无法找回。”

那么,过去果然是静止的吗?时间失去,会不会留下点什么?就像天空中飞机飞过,拖曳的那一缕缕尾气白线?我觉得会的。你想,烟火故乡、百年沧桑、天长地久,所有的美好、不美好,其实都在时间里。对于个人而言,那漫漫如缕的往事,平平淡淡的当下、懵懵懂懂的未来,都会被时间雕塑成座座岛屿,为将来立一种对比、一种警戒、一种参照。

席勒诗中所言,“过去永远静立不动”,意即既往的一切,所有的成得失已成定局,无法改变,也不尽然。穿过时光的岩层,过去,还会被人重新认识。瓦釜雷鸣,指鹿为马,只得逞于一时一地。在时光的上游,有多少不可一世的强权不攻自溃,多少众口一词的欺骗转眼间云散烟消,多少警世的忠告又重新被人念起。

时间的云雾曾遮蔽人们的双眼,历史之剑又无数次劈开人间正道。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:“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不同,请研究过去。是的,观往可以知来,且不要让过去披着未来的外衣,又回到你的面前来。”

而现在,才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光。无穷的过去,以它为归宿;无尽的将来,以它为开端。心理学家认为,我们感受到的“现在”,不过是一段最多两三秒的时长。也就是说,手一触,是现在,眼一抬,是现在。寒枝雀静的梢头,忽然有鸟振翅飞走;天高云远的空中,偶尔划过大风的呼啸;鸽子落在窗台,麋鹿顺序奔跑,乌鸦呱呱飞掠,室内配乐女高音灿烂咏叹,男人女人深情地拥抱……

这一瞬,便是现在。但同时,这些“现在”,一刻刻按照尺度,丝毫不停留地向前、向前。现在,转眼成了过去。

在这向前和向后的光阴之间,你的在场成为连接时间的存在。

往往是现在易逝,迅疾得你还未认真去感受,它就无影无踪了。这种残酷现实,使古往今来的人们产生了深深的时间焦虑感。他们惶恐、不安,不愿就此妥协此生;他们似乎也找到了缓释与解脱的对策——立足当下,及时行乐。

然而,肤浅的行乐,会让人失去对人生的把握,以至于蹉跎了时光,延误了未来。米兰·昆德拉说:“从现在起,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,我心中已听到来自远方的召唤。”这是对当下的认真把握。那些流于感官刺激的轻松休闲,都不配叫活在当下。“活”在当下,是需要专注,需要沉潜、需要一种意志力的。很多人以为,及时享乐便是感官的丰盛,不是的。它需要你全身心沉浸在水里。

假如你能把握着现在,你就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。你会发现,生活是一个个节日,人生是一场盛大的宴会。因为,生活永远是,仅仅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刻。

未来,充满神秘性。人,无法回到过去,但可以往未来。时间可以带我们去往那个不同于现在的缤纷世界。

未来的神秘,在于它的不可捉摸,不可预知,充满变数。时间不动声色,像一个隐形魔术师,悄然改变着一切。它让人们得到,也让人们失去,让生活在不停失去和得到中更新。

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:“时间永远是分岔的,通向无数的未来。”分岔的时间,其实是人为的选择。你当下的每一分钟,不仅在说明你此刻是谁,更在预示,你将来是谁。而现在和未来之间,有很长的空档,足以供你去做很多事。正如席勒所说:未来,姗姗来迟。这是你创造未来的好时机。

金子是诚实的时间,玉石是温润的时间;粮食是自然的时间,流水是活动的时间;种子是埋伏在果实里的时间,大树是生长在大地上的时间。

你想成为什么样的时间呢?

如果你懂得了昨天、今天和明天的意义,你就一定能把握生命,你的人生,将是一段明亮如箴言般的时间。

每于寒尽觉春生

王仇

一早收到信息,朋友问:“腊八节哦,熬粥了吗?”我回:“一上午的课,正垂涎于手机里浓浓的粥香呢。”她说,附近有人每逢腊八就会发粥,好多人排队去吃。想象那样热气腾腾的场景,令人心生欢喜,烟火人间,温暖可亲。

小寒连大寒,最冷的天与最暖的粥,堪称严冬里的绝配。造物无言却有情,每于寒尽觉春生,仿佛历经山重水复之后,岁月突然就柳暗花明起来。

晨课上,学生的书写令眼前一亮:大寒至,霜雪降,宜阅读。文字生动,书写亦好,有风行水上的自然流畅。评析赏读之后,徜徉于朗朗的书声中,若置身于春潮涌动的原野里,身与心俱欢。

中午参加婚宴,居然有一碟泡蒜,也算是应了节气。据说泡腊八蒜是北京腊八节的节日习俗,于腊月初八,将剥了皮的蒜瓣装瓶倒醋封存,米醋中的蒜会慢慢变得通体碧绿,如同翡翠碧玉。酒宴上的泡蒜,却是暗红以至呈褐色了,搭配粉红的萝卜片和沉稳的洋姜块。酸辣香脆,略带一点甜。吃一块,忍不住又吃了一块。

午后,阳光很好。我情不自禁下楼来,走到阳光里,看影子跃跃而行,心头温暖而妥帖。背着阳光走,敞开的羽绒服蓬起来,轻盈得想要飞。那天在小区门口,茶园的老板娘说:“啊,这么好的太阳,晒一晒,胜过吃补药。”

阳光下的河岸边,草木、暖而沉静,粼粼波光也没有了森然凛冽之意。马桑子依然青绿,枝杆处缀着黄豆粒般的紫红色小颗粒,大概是花蕾吧。袁草离披,长长的茅草有的枯黄、有的酱紫、有的灰白,皆低眉敛首,陷于沉默的回忆。野胡萝卜花、蒿子秆、奶浆花,茎老了,花萎了,绒绒的小球撑起空茫的玄想,淡淡地摇曳于暖暖的冬阳之中。

将勋说:结局不重要,怎样走向这个结局才重要。凋零是一定的,由新生走向凋零的过程中,若听了风,看了云、开了花、结了籽,最后被风带到哪里,又有什么关系呢?

腊八节,该想温暖而香甜的事。在严冬里最念的是暖,温暖香甜的粥,如粥温暖的人。

比如,写文路上,总是鼓励我的朋友;下雨天总是把我送至小区门口的好友阿杜;办公室里,给我那么多关照和帮助的同事……许多人和事,说不尽、道不完。

犹记那年回家过年,因为疫情困守家里,有一天,我和姐姐、妹妹挖芋头炖腊肉,忍不住拍图发了朋友圈:“没有口罩,不敢乱跑,安安心心在家养膘。”一会儿电话响起,好友晓说:“我囤了几只口罩,马上开车给你送来。不能进村,你自己来公路边拿吧。”

想起他们,即使天寒地冻,也顿觉温暖如春。小寒大寒,山水萧条,但时序更替,季节从不荒凉。生命的风骨在严冬里,更为清奇。蜡梅凌寒独放,青松傲岸挺立,莴笋水嫩青翠,白菜莹润如玉。

冰凌屠城之时,大地深处,泥土依旧酥软,休眠的种子正沉入缤纷长梦,只待一声号令,它们将破土而出,遥远的春天“扑哧”一声露出明媚的笑颜。……